

黄庭坚谪巴蜀年谱诗文尺牘文物考证

胡 昌 健

绍圣二年（乙亥，1095）五十一岁，在陈留，经许昌、江陵，进峡，经巫山、施州至黔州

《书自作草后》（《山谷集》）：“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，忽得草书三昧。”黄龙山，在安徽贵池县北五里。绍圣元年九月，山谷过池州。池州，今贵池县。“得草书三昧”，指得石扬休曾藏唐人怀素《自叙帖》。明人沈周《跋山谷书太白秋浦歌》：“黄庭坚谪黔中，始见石扬休（藏）自序帖，纵观不已，顿觉超异，乃服穆父之言也。”沈周知山谷得此帖是在谪黔之年却不知是在入黔之前。该帖原件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。石扬休，嘉祐二年卒。山谷得怀素帖是在石扬休卒后三十八年。

一百八盘。陆游《入蜀记》云：“抵巫山，……隔江南陵山，极高大，有路如线，盘屈至绝顶，谓之一百八盘，盖施州正路。”山谷先在北岸巫山县城稍停留，旋过江，由一百八盘小路翻越南陵山顶，经施州入黔州，即山谷入蜀的船行路线至巫山为止。山谷词《减字木兰花·登巫山县楼作》有“春水茫茫，欲度南陵更断肠”句；诗《次韵茂宗送别二首》有“一百八盘天上路”句；词《减字木兰花》序云：“距施州二十里，张仲谋遣骑相迎”，可证山谷由此路入黔，诗、词皆在此途中作。郑永晓《黄庭坚年谱新编》（1997年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。下称《新编》）谓山谷入黔

“途经云安军（云阳县），游云崖寺，留遗墨”，误，云阳县在巫山县上游，郑氏未详山谷入蜀后赴黔之路线，谓山谷入黔先云“途经施州”，又云途经云阳县，则路线乱矣。山谷到云阳，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初东归时。

《采桑子》（《全宋词》）。“投荒万里无归路”，《文献》1998年第4期胡可先《黄庭坚词系年考证》（下简称《考证》）将此词系于是年，正确，但胡氏谓“则为初贬时经鬼城丰都作”，误。与《新编》一样，作者未详山谷是抵巫山后改陆路经建始、施州抵黔的。

《新编》谓山谷于绍圣五年“三月中到涪陵（今四川彭水县——作者原注）”，注误，作者误以涪陵即彭水，实际情况是，三年后山谷移戎州时自黔州（彭水）顺乌江而下至涪州（涪陵）。

明彭水邑令曹栋作有《万卷书堂碑记》，谓山谷居于郁山镇（见同治四年《彭水县志》）。今郁山镇翠屏山麓有“黄庭坚衣冠冢”，镇有山谷井、丹泉井，且曾有万卷堂、怡僊堂等。然山谷确居彭水县城（黔州）而非居于郁山镇，郁山之山谷诸遗迹缘何而来？——缘于曹栋误记。郁山镇山谷诸遗迹皆为后人附会。诸遗迹未附会于黔州其他乡镇而偏偏附会于郁山镇，当与山谷经施州入黔必经郁山镇——即山谷到过郁山镇——有关。而黔州（彭水）开元寺毁后，郁山镇又建开元寺，当与此有关。

人鲊瓮、鬼门关、竹枝词。《苏轼诗集》（中华书局，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）有《竹枝词》一首：“自过鬼门关外天，命同人鲊瓮头船。北人堕泪南人笑，青嶂无梯闻杜鹃。”合注云：“王本乐府类，旧王本不载，七集本载续集。”冯注云：“又见黄山谷集，数字小异。”查注云：“一见黄山谷集，再见秦少游集，今据二集驳正。”合注又云：“《侯鯖录》亦作少游诗。”查注：“《輿地广记》：容州北流县有句扇山，在县南三十里，两石相对，中阔三十步，俗号鬼门关。”“《名胜志》：人鲊瓮在巫峡下，蜀江最险处。”

《山谷内集诗注》：“人鲊瓮，在归州岸下。”《归州志》：“黄魔滩，本名吒滩，又名人鲊瓮。”归州即今秭归，《舆地纪胜·归州》：“人鲊瓮：吒滩，在秭归，一名人鲊瓮，山谷竹枝词云：命轻人鲊瓮头船。即此。”鬼门关，《方輿胜览·夔州路》谓在奉节东北三十里。山谷入蜀，必经人鲊瓮、鬼门关，又因诗中情绪正是山谷谪黔时之心情，而苏轼遭贬后，未曾出入蜀（见《东坡先生年谱》），故此诗应为山谷所作。此鬼门关非容州之鬼门关。咸丰、光绪版《黔江县志》载有《竹枝词六首》，谓李白作，多出三首，即“老马饥嘶驴瘦岭，病人生入鬼门关。病人甘作五溪卧，老马犹思十二贤。”“尺五攀天天惨颜，盐烟溪瘴锁诸蛮。平生梦亦未尝处，闻有鸦飞不到山。”“风黑马危驴瘦岭，日黄人度鬼门关。黔南此去无多路，想在夕阳猿啸间。”按“老马”一诗，《山谷集》注为“知命”作，题为《题驴瘦岭马铺》，《全宋诗》亦列为知命作。“尺五”、“风黑”二诗，《宋诗钞》为山谷作，题为《元明题歌罗驿竹枝词》，《山谷外集》收录。此二诗如同山谷诗集中收有知命诗数首一样，当视为元明作。《黔江县志》将元明二首、知命一首、山谷三首并为六首，题为“李白”作，误。诗中有“摩围山腰胡孙愁”句，则是到黔州后作。

绍圣三年（丙子，1096）五十二岁，在黔州

草书《李白忆旧游诗卷》，又名《黄庭坚书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书卷》，《珊瑚网》书跋、《吴氏书画录》、《式古堂书画汇考·书考》、日本《书道全集》第十五册等有载，有张铎、沈周等跋。纵37厘米，横392.5厘米。卷首已断烂，缺八十字。无款。清入乾隆内府，民国间，为溥仪售出与日本人，今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。是卷无年款，当作于黔州，姑系于是年。

《黄庭坚黔州题名》石刻。石刻文字为“杨皓明叔、任刊子修自城西来，会于石间，涪翁题”，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有载。陆增祥考为“近出彭水土中。彭水有山谷祠，石即于祠侧掘得之。在

宋为黔州地，盖安置黔州时所题也。杨皓、任刊，史俱无传，题名不记年月，当在元祐间。”陆氏考为“当在元祐间”，误。杨皓在彭水任官，约于绍圣五年期满，参见山谷元符元年《答李长倩》。此石原存彭水城内“汉葭公园”，后移至县文化馆后之石穴中，“文革”中，县修招待所，此后，该石不知所之。民国间，此石照片曾刊于《彭水概况》，1997年又刊于《彭水县志》。重庆市博物馆藏有此刻拓本。

王献可。献可，字补之，山西泽州人，知泸州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：“左麒麟使、英州刺使、权发遣梓夔路铃辖、管勾泸南沿边安抚司公事王献可降一官。”“献可以元丰末及元祐中上书议论朝政，附会奸党，故有是责”，于元符二年五月罢官。《宋史·王云传》：“父献可，仕至英州刺使、知泸州。黄庭坚谪于涪，献可遇之甚厚，时人称之。”《元祐党籍碑》有王献可名，参见《蜀中广记·神仙记·梁陆弼》、陆心源《元祐党人传》。

《答王秀才书》（《山谷别集》）。“王定国尚未到，计是益州干事淹留耳”，王定国，王鞏，曾倅扬州，从苏轼游，轼得罪，鞏窜筠州、宾州，名列《元祐党籍》。据此《答王秀才书》，知鞏时在益州，约在是年，在贬途中，具体时间不详。参见山谷《书姚君玉诚轩记后》。

《与秦世章文思》“小侄相”，黄相，知命子。《新编》作“相”，误。参见中华书局仿宋版《山谷诗集注》。

绍圣四年（丁丑，1097）五十三岁，在黔州

《水调歌头》。武陵溪，《舆地纪胜·黔州》引文献云：“秦武安君定巫黔中，初置黔中郡，汉改为武陵郡，武帝于此置涪陵县。”武帝时涪陵县即宋时黔州、今彭水县。山谷初来黔时，梦李白，作竹枝歌，此处又言及“谪仙”。此词当是山谷谪黔州期间，某年春天所作。姑系于绍圣四年。

《清平乐·示知命》（《全宋词》）“更忆添丁小小”。小小，即

知命子小牛。知命得子在是年九月（参见山谷尺牘《答李长倩》）。山谷《答清长老》：“知命来峡中，得一子，曰牛儿。”1997年《彭水县志·古迹》谓山谷“又得悉夫人生子，已到涪陵”，误将“小牛”为山谷之子。

《黄文节公书汉人得道阴长生诗三篇》（汪砢玉《珊瑚网》法书题跋卷五）。文徵明《甫田集》卷二十一《跋山谷书阴长生诗》云：“右山谷书阴真人诗三章，自题云‘书以与王泸州之季子’，而不著其名，末云‘绍圣四年四月丙午禅月楼中书’。按公绍圣元年谪涪州，时王献可帅泸，遇之甚厚。献可字补之，尝遣其少子至黔省公。公集中有与其少子王秀才书，云‘车马远来，将父命以厚逐客’者是已。盖王尝遣其季子至黔，此书相见时书，故不及于简札耳。观其称‘与’，而不云‘寄’，可见矣。黄耆作公年谱，尝援以为据，而不得详，予因略疏之。”《瓠翁家藏集》：“阴长生此诗，非山谷书之，几没于世，然此卷卒为世所重者，岂以其诗哉！”《秋碧堂法书》卷六收入有《黄庭坚阴长生诗三篇并跋》（岳正观款、李东阳跋）；又收入孔继涑刻《玉虹鉴真帖》第八卷。山谷所书原件今不存。

《南乡子》、《点绛唇》。前者见于《豫章黄先生词》（明弘治刻嘉靖修本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），又见《山谷琴趣外篇》卷三，题为“知命弟去年重九日在涪陵，作此曲。”《点绛唇》寄嗣直，亦是重九日作，即是年知命居嗣直处，山谷赠嗣直、知命词各一首，山谷作两词于知命“秋冬间还黔”之前。去年，指绍圣四年，即此段话写于五年，但词是去年写于黔州，寄知命，非是山谷在涪陵作，任何一年“重九”日山谷皆不在涪陵，其到涪陵前后两次，一是绍圣五年三月经涪陵往戎州，二是建中靖国元年元月经涪陵下夔门出峡。《豫章黄先生词》谓“重九日涪陵作，示知命弟”一句，当是编者误加。《山谷琴趣外篇》之“作此曲”，实即“我作此曲”之意。《考证》将《点绛唇》一词系于绍圣二年，误。“扶

杖老人心未老”，是写山谷自己，《全宋词》将此词系于黄叔达（知命）名下，误。

《黔江县题名记》（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）。此题名记当是山谷在彭水时应黔江士人之请而题。《新编》未载。

《与王泸州书》（《山谷别集》）。“前守曹供备已解官去”，黔州太守曹谱，字伯达。山谷有《定风波》二首，皆次韵新守高羽。一首“及至重阳”，言夏天五月五；一首“不堪驱使菊花前”、“千骑插花秋色暮”，言秋天事。二诗可推作于绍圣三年，因二年五月五之时山谷方抵贬所十余天，不至于与太守往来唱酬。《与王泸州书》之一言“前守曹供备已解官去”，作于“正月十二日”，可推作于绍圣四年。曹谱解官当在三年五月之前，同时高羽上任。而绍圣五年（元符元年）五月，山谷已赴泸、戎。《新编》绍圣四年“作品编年”之《定风波》“按”云：“此词写重阳事，而山谷于上年（《新编》意为绍圣三年——健注）五月抵黔，于翌年（《新编》意为绍圣五年——健注）春迁戎，故可推定（《定风波》）作于本年。”所谓“本年”，《新编》指绍圣四年。此段话推定《定风波》创作年代有误，且言山谷到黔年份亦误。《新编》作者考证之语，似是参考黄宝华《黄庭坚选集》（1991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考证之语，《黄庭坚选集·定风波·次高左藏使君韵》注一：“此书署‘正月十二日’，而此词又写重阳事，故可推定作于绍圣四年，因山谷于上年五月抵黔，于翌年春迁戎。”

《蜀中名胜记》载有山谷《黔中与人帖》部分文字，云：“……此邦乐籍，似皆胜渝、泸，微有成都之风也。”按曹学佺误将此帖列入在黔中所作，实乃在戎州时作，即《与彦修知府书》，且曹氏所引文字与《与彦修知府书》有异。

草书《廉颇蔺相如传》卷。纵33厘米，横1822厘米，纸本，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山谷于绍圣元年得草书三昧，后草书大进，该卷书写年代姑系于是年。该卷钤有南宋宫廷收藏印

“绍兴”、“内府书印”及明人项元汴诸印。曾著录于《东图玄览编》、《吴氏书画记》、《平生壮观》、《大观录》等。

元符元年（戊寅，1098，即绍圣五年）五十四岁，在黔州，经涪州、渝州、泸州抵戎州

《与七兄司理书》（《黄山谷尺牍》）。该书有“元正令节，阻远无阶献寿”句，又有“知命挈携在涪陵，凡十月乃归，才归，又往涪见张从道”句，又有“即日相报，小牛、王奶、庆儿安宜，小牛奶牧奴皆无恙”句。意谓近日有人自涪陵来报，小牛等无恙，知命于绍圣四年春初往涪陵，十余月回彭水，才归，又往涪陵。知命再往涪陵，在四年底，于是有此“元正令节”山谷与七兄司理书。“元正令节”，绍圣五年正月初一。黄芾《年谱》绍圣四年内考《与七兄司理书》“盖（四年）正月初三书”，误。《山谷别集》（四库本）将“即日相报”作“即日相、相”，亦误。“即日相、相、小牛……无恙”，语义不通，是笔误，“报”误作“相”，误为知命子之名，而《新编》亦未纠正。时黄相在黔州，小牛等在涪州。且《新编》“按”语谓“叔达绍圣三年春往涪陵，生子小牛，秋冬间还黔，而是时小牛已在山谷处抚养，则此书当作于本年冬或次年春”，“按”语“绍圣三年”，误，应为四年。三年春，知命始进峡，还未到黔州。且知命又往涪陵，亦携小牛同往，小牛并非在山谷处抚养。

《新编》绍圣五年“（山谷）三月中到涪陵”，作者注：“（涪陵）今四川彭水县”。误。宋时彭水为黔州驻地，在乌江上游；涪陵县为涪州驻地，在乌江下游与长江交汇处。按《新编》言，则是山谷离彭水到彭水，误。

任渊、黄芾、杨希闵等编山谷年谱，皆未言及山谷离黔州赴戎州途中在泸州逗留事。《新编》误将山谷在泸州定为建中靖国元年东下时。山谷《跋常山公书》谓“绍圣五年五月晦，避暑泸州大云寺”。山谷以是年三月“哉生明”（初三）离开黔州：（任渊

《年谱》》“山谷有《与杨明叔大字跋尾》云：‘绍圣五年三月哉生明，涪翁将迁于夔道，治舟开元寺江曲之间。’”三月中到涪陵，约在四月下旬由涪陵溯长江而上往戎州。《与彦修知府书》云：“某以家弟不听遽别，留涪陵忽月余，今日遂成行。”因为王献可挽留，山谷淹留泸州时间有月余，六月初抵戎，其《答泸州安抚王补之》二十四首之一（《山谷老人刀笔》）云：“被旨移戎州，……所至淹留（在泸州——健注）月三日，易舟乃得及此。”今泸州名胜多有山谷留题。

民国二十七年《泸县志·人物志·流寓》：“黄庭坚，……以史官谪涪州别驾，安置戎州，尝侨居江阳（今泸州市江阳区）。州守王献可厚遇之。乳泉、拙溪间多所题咏，遗翰犹存。”《蓦山溪·春晴》，原载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四。《绿窗新话》卷上引宋杨湜《古今词话》云：“涪翁过泸南，泸帅留府，会有官妓盼盼，性颇聪慧，……涪翁作《蓦山溪》以见意。”又见《宋词纪事》、清叶申芗《本词事》。《新编》将《蓦山溪》系于建中靖国元年山谷东归过泸州时，误。山谷由黔移戎，经泸州，为泸帅王补之挽留月余，而王氏约卒于元符二年末，山谷东归时，王补之已不在人世。关于“泸帅”称呼，《与宋子茂》有“王帅之去，民有甘棠之思”句，《山谷老人刀笔》有《答泸帅王补之》十二首。

《跋自作草后》（《山谷别集》）。“予不饮酒忽十五年”，元丰七年三月，山谷过泗州僧伽塔，作《发愿文》（《山谷集》）曰：“今者对佛发大誓，愿从今日尽未来世，不复淫欲；愿从今日尽未来世，不复饮酒。”至绍圣五年改元前，已十五年。此跋盖作于绍圣五年三月，山谷或已在涪陵。

《与彦修知府书》有云“由涪、渝至此”句，“此”即戎州，则此尺牘是在戎州作，《全蜀艺文志》收入《黔中与人帖》，误。

重九登永安门（黄芻《年谱》）。《四川通志·宜宾县·輿地·寺观》引文与黄芻《年谱》有异，文曰：“元符始元重九日，同僧

在纯、道人蔡履、举子蔡相、张溥子桐、侄相，步自无等院，登永安门，游息此寺，同僧惟修、惟义、居泰、宗善观甘泉瓮井回，乃见东坡老人题字，徘徊其下，久之不能去。”蔡履，当为唐履。张溥子桐，误，应为“张溥、子相”，相，山谷子。侄相，黄芾《年谱》作“桓”。按：朴，元明子；桓，天民子；相，知命子；相，山谷子。山谷谪巴蜀，长兄元明送其入峡，后出峡。而山谷三弟天民（叔猷）并未入峡，其子黄桓当不会只身赴巴蜀随山谷。山谷侄是年在戎州者当为知命子相而非黄桓，元符三年知命下荆州，其子相即随行，山谷有《侄相随知命舟行》一诗即是，黄谱误。

元符二年（己卯，1099）五十五岁，在戎州

《南乡子》，“召唤欲千回”。《考证》将此词系于绍圣三年，误。知命到成都，是在元符二年夏。

《答郭英发书》（《豫章黄先生文集》）。“发春即治僦舍”，山谷元年来戎，“发春”，即二年春；山谷初到戎，暂居“南寺”，后居市井巷中，即“任运堂”。《与范长老》：“某自正月迁城南任僦居。”即僦居稍事修葺，“薄费而完洁”，十来天即完工、迁居。《书刘禹锡〈浪淘沙〉、〈竹枝歌〉、〈杨柳枝词〉各九首因跋其后》为“元符二年四月甲戌戎州城南僦舍任运堂中书”，时间与此合，与《答郭英发书》、《与宋子茂》皆合。

《答郭英发书》（同上）。“舍弟未来，闻正初到鱼洞矣”，鱼洞，即今重庆市巴南区区府所在地，曾为巴县县治，为长江岸边一大镇。元符二年正月山谷在戎州，而“舍弟未来”，正月初十以前知命尚在重庆一带，可知绍圣五年四月中山谷离涪赴戎时，知命未随行，仍在嗣直处，“知命在涪陵逾岁”（元符元年九月山谷《答李长倩》），翌年始赴戎。元符元年山谷《与彦修知府书》云“某以家弟不听遽别，（某）留涪陵忽月余”，“家弟”，指知命、嗣直二人。《新编》在元符二年下引《答郭英发书》，未引“发春即治

僦舍”数句，而按曰“此时知命去成都未归”，后面又云“九月，弟叔达至成都”，则前后矛盾。

书刘禹锡《竹枝歌》九篇，绢本，草书，已有数字磨损，纵30厘米，横182厘米。徐邦达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谓为山谷晚年作品，然不详何年。考《书刘禹锡〈浪淘沙〉、〈竹枝歌〉、〈杨柳枝词〉各九首因跋其后》，知为元符二年四月在戎州作。今藏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保管所。

《史诗老墓志稿》。草稿，与《王长者墓志稿》一并流入日本，今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。纵33厘米，横65厘米。《梦园书画录》、《海山仙馆法帖》有载。有正书局有石印本。史诗老，即史扶，字翊正，泸州诗人。

元符三年（庚辰，1100）五十六岁，在戎州

《供析状》（黄芾《年谱》）。《山谷集》不载。正月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。山谷三月有此供析状，实已风闻将东归，如三月二十四日《与王观复书》云：“宾客妄谓不肖有东归之期，日日到门，疲于应接。”更早于此，琴师祖元于元符二年冬到戎州访山谷时即谓三年三月山谷必东归，山谷《跋此君轩诗》：“（祖元）元符二年冬来访予于夔道，约来春三月予必东归。”

《黄涪翁正书法语真迹》（《珊瑚网》书录卷五），李日华跋：“山谷行书，……后擘窠大书一段，又大判一行，……”又有汪砢玉跋：“右鲁直所书法语，大如薤卜华，后年月字，至末每行一字，字几并头菡萏，在宋白楮上，楮高尺余，长二丈，……”山谷正书法语原件今不存，其后擘窠大书一段，即“元符三年七月……此字可令张法亨刻之”，纸本，纵25厘米，横1004厘米，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，名为《牛口庄题名卷》。此卷又名《戎州帖》、《懒残和尚歌后记》，《珊瑚网》作《黄涪翁正书法语真迹》，今仅存山谷书后记，即此题名。《钤山堂书画记》、《铁网珊瑚》等有载。元代曾为赵孟頫收藏，明代归项元汴，清代归方若。清人缪荃孙

《云自在龕随笔》：“此云廿四日宿牛口，水行迟，犹未出戎州境。……再上即玉津县，过嘉州方至青神。十一月始由青神回戎州，与《年谱》合。”

《书韩愈送孟郊序赠张大同》（《山谷别集》）。山谷所书“序”原迹今不存，仅存此后记，纸本，纵34厘米，横554厘米，末钤“绍兴”连珠印，为内府收藏。后有吴宽、李东阳、莫绍德、王铎跋。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。

山谷赴青神、还戎州时间。任渊《年谱》：“山谷既得放还，以江涨未能下峡。七月，自戎舟行省其姑于青神。”注云：“山谷之姑，张祉介卿之母，介卿时为眉州青神尉。以七月二十一日解舟，八月十一日抵青神，具《与张介卿书》。今中岩多有八、九月间题字。”黄雷《年谱》：“今又以《次虎跳题名》石刻参考之，其题云：‘涪翁既作武昌盐史，会江涨不能下峡，乃拿舟至青神，省姑氏。元符三年七月辛卯次虎跳，……’”又有《草李潮八分小篆歌跋》云：‘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，余将至青衣。’”《与张介卿书》，《简尺》、《尺牍》、《刀笔》皆未收，宋以后当已不存，山谷赴青神之时间赖任渊《年谱》而存。山谷跋中所谓青衣，在青神。任渊《年谱》：“有十一月二十日《与嘉州至乐山王子厚书》云‘到家悲苦满怀’，盖知命归江南死于荆州，当是初闻其讣时也。”山谷赴青还戎前后四月。

《次韵雨丝云鹤二首》（《山谷诗集注》）。任渊《年谱》：“蜀中旧本此诗序云：‘代史夫人和石信道。’按信道名谅，时作泸州江安令。”按，石谅，山谷亲家，曾任“涪州权判官”，涪陵白鹤梁上有元丰九年二月《吴缜题刻》，石谅与吴缜等同游，石刻文字见钱保塘编《涪州石鱼题名记》、陆增祥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。史夫人，史琰，山谷外兄张祺之妻，博学能文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（辛巳，1101）五十七岁，在江安，经泸、渝、涪、忠、万、夔州出峡

《戏用题元上人〈此君轩〉诗韵，奉答周彦起予之作，病眼空花，句不及律，书不成字》（《山谷别集诗注》）。注引《荣州嘉祐寺此君轩诗刻》山谷跋云：“余既追韵作此诗寄周彦，周彦抄本送元师，元师得余手墨，因为作草书。……江安城北滩上作茅亭，尉李相如为余开两窗，极明暖，故能戏弄笔墨，……此道沉霾多历年，……”此诗作于东归时，在江安。《山谷别集》有《跋此君轩诗》，即上引跋文，别集跋文又有一段文字：“（元师）元符二年冬来访余于夔道，约来春三月予必东归，归当复来别我，既而其年果来相见，但乞此君轩诗而已，咄嗟而成，文不加点。”《山谷别集》文字与前引跋文稍有出入。山谷为元师所书诗，当是《此君轩诗》原诗。《珊瑚网》所录题为《涪翁题元上人此君轩诗答王彦周卷》，文字略有出入。

《元师自荣州来，追送余于泸之江安锦水驿，因复用旧所赋〈此君轩诗〉韵赠之，并简元师从弟周彦公》（《山谷别集》）。“岁行辛巳建中年，……”，为是年正月十日辛未在江安锦水驿“复用旧所赋《此君轩诗》韵”而作，此诗赠祖元大师及其从弟王庠。《珊瑚网》所录“此道沉霾多历年”诗卷，乃专为王庠书。

按《此君轩诗》及追韵之作山谷写过数次：一为元符二年闰月赠祖元，首句为“王师”；二为用原韵答王庠，首句为“此道”，作于建中靖国元年，在江安；三为草书“此道”诗与元师；四亦为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在江安作，首句为“岁行”，赠元师、王庠。而《山谷别集诗注》谓“元符二年自黔移戎留江安作”，误，山谷移戎在元符元年三至六月。《珊瑚网·涪翁题元上人此君轩诗答王周彦卷》所谓“三月辛未”，误，“三”当为“正”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此君轩诗拓本册，此宋拓本向不见诸丛帖著录，清道光间为张廷济所藏。此册为吴空先生于1964年捐献与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
《泸州开福寺弥勒殿铭》（《山谷别集》）。别集是铭款署“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丁亥青辉阁前舟”。黄芑《年谱》引是铭款署“正

月乙亥”。乙亥，正月十四日；丁亥，正月二十六日。十二日山谷离开江安，十四日即在泸州写是铭，似太匆忙。泸州是王献可曾任职之地，山谷在此多休憩几天，有此可能。按二十六日写完《铭》，可信。

《题校书图后》（《山谷集》）。“建中靖国元年二月甲午，江西黄庭坚自戎州来，将下荆州，泊舟汉东市”，“始识富顺君之子兆吉长，观此画”。正月三十日，山谷在合江，三天后（二月三日，甲午）在“汉东市”，尚未到渝州（重庆）。此“汉东市”为古地名，不详具体位置，当在今重庆江津一带。

《南浦西山勒封院题记》。《舆地纪胜校勘记》：“勒封院，张氏鉴云，勒封，疑弥勒之误。”此碑在今重庆万州区高笋堂流杯池旁。郝駟，《四川通志》引《一统志》云：“本汉犍道县地。”原碑拓本为“駟”字。勒封院，院名已不可考。

山谷出蜀约在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中旬，因其二月三十日（辛酉）尚与万州太守高仲本游万州西山，三月初与高仲本游万州岑公洞。由万州出蜀还要经云阳、奉节、巫山，一路山谷仍有停留，“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下鬼门关”（《豫章先生遗文·书自书楞严经后》），鬼门关在奉节县境内，山谷经巫山停留后再出蜀，约在三月中旬。《新编》建中靖国元年引山谷《题三游洞》，引款“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庚寅往来皆休此寺”，郑氏按云：“此处日期有误，查《朔闰表》，本年二月初一为壬辰，辛酉为三十日，无庚寅。待考。”《山谷别集·题三游洞》之“二月”，实即三月之误。约三月中旬，山谷已出蜀，在巴东、秭归当有停留，三月二十九（庚寅）抵达三游洞，与行程日期符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重庆市博物馆